

苏联是怎样复辟资本主义的？

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函授组编

一九七五年五月

毛主席语录

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

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現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創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現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的广大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統治是不会长久的。

目 录

苏联历史简述

苏联历史简述	(1)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 ——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 的斗争	(4)
苏修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	(8)
苏联阶级分化加剧 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11)
苏联劳动人民遭受残酷压榨生活日益贫困	(17)
苏修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恶果	(23)
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材料简编	(28)

苏联历史简述

公元九世纪(相当于我国唐朝末期)，居于欧洲东部地区的斯拉夫各族以基辅为中心结成“基辅罗斯”大公国，建立了留利克王朝。一二三七年，成吉斯汗之孙拔都入侵罗斯。十五世纪末，伊凡三世摆脱了鞑靼人的压迫，建立了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伊凡四世(雷帝)从一五四七年起改称沙皇，开始向东扩展版图，征服喀山，阿斯特拉罕等地，十六世纪下半叶，越过乌拉尔山脉向西伯利亚扩张。一五九八年，留利克王朝在农奴起义冲击下覆灭。一六一三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此后，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北高加索，外高加索，摩尔达维亚，中亚，西伯利亚，波兰，芬兰等相继被并入沙俄版图。

一八五八年，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沙俄从中国割去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了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中国领土(包括库页岛)。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一八七一年沙俄出兵强占中国伊犁，盘据十年之久。沙俄通过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又割占了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俄国，由于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其中最著名的是斯杰潘·拉晋领导的起义（一六六七年至一六七一年）和普加乔夫领导的起义（一七七三年至一七七五年）。一八二五年十二月，贵族革命者在彼得堡发动起义，即十二月党人起义，意图推翻帝王专制，由于脱离群众而遭到失败。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经过了三次革命（即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起义，一九一七年二月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指出：“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年代里，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了战胜白卫军叛乱和十四国武装干涉的伟大胜利（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取得了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胜利（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党，布哈林一九三八年被处死），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伟大胜利。但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颠覆了

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把苏联从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

(摘自《各国概况》)

劉晏已辭里館

英烈碑故又林大進，寧陝一

基、布會林唯平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

——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

上海纺织机械专件厂 裕 慎

列宁、斯大林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同托洛茨基、布哈林机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里着重介绍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国家问题上的斗争。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年）是苏联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国际托派匪帮的鼻祖。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中，他就抛出了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一九一二年又组织分裂主义的“八月联盟”，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顽固坚持机会主义路线，在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进行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猖狂反对列宁的正确路线。

一九二一年由托洛茨基一手挑起的关于职工会问题的争论，就是一场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的两条路线斗争。托洛茨基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国家应该对人民实行民主，根

本否认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阶级。他鼓吹“职工会国家化”，提出“整刷”工会的口号，主张对工人群众和工会干部实行“整”的政策。很明显，托洛茨基的用心是要挑拨工人阶级同其先锋队之间的关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列宁坚决驳斥了托洛茨基的反动主张，阐述了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性质和作用，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严肃指出托洛茨基这一套是妄想“把党和苏维埃政权拖向后退”，是要“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

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重新抛出他的所谓“不断革命论”，根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阶级基础”、“物质基础”和“国际基础”。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重要著作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根本区别，尖锐指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实质，是十足的“‘不断’绝望的思想”，“是变相的孟什维克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倒退复辟谬论。

但是，机会主义头子本性难改。托洛茨基表面上接受斯大林的批判，实际上大搞反攻倒算。一九二六年，他同季诺维也夫相勾结，组成一个阴谋的反党小集团，并于次年抛出所谓“八十三人政纲”，全面否定斯大林坚持的列宁主义路线。托洛茨基自绝于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俄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的决定，宣布了托洛茨基在政治上的死刑。

尼古拉·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年)，叛徒、卖国贼。十月革命前曾几次提出和发表反对列宁正确路线的提纲和文章，遭到列宁的批判。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签订布列斯特条

约、职工会问题上，都同托洛茨基穿一条裤子。布哈林还于一九二八年组织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小集团，进行谋害列宁、斯大林的卑鄙活动。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的活动更加猖狂。一九三八到一九二九年间，他同李可夫等人结成反党集团，反对党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路线。一九三六年组织“右派与托派联盟”，进行叛国活动。一九三八年，以被苏联法庭判处死刑的可耻下场结束了他反动的一生。

布哈林抹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反对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鼓吹小农经济“稳固论”；他反对限制、打击富农的正确路线，叫嚷“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为了给这条反动路线提供理论根据，布哈林一伙抛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提出“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口号。

对于布哈林的反动阴谋，列宁在世时已有所警惕。在《论粮食税》、《论合作制》等文章中，列宁一再强调了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强调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同布哈林之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指出：“我国过去不是现在仍然不是按照布哈林的公式发展的。我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发展的”。斯大林还论述了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性，论证了集体化经济远远优越于小农经济，驳斥了小农经济“稳固”的反动谬论，指出小农经济是最不稳固的，时刻在两极分化，因此，必须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否则“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斯大林还迎头痛击了布哈林之流保护富农的反动主张，尖锐指出：“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

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这就是布哈林一伙的真实目的。

从列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承认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根本分歧。因此，我们一定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日报》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苏修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立即采取各种阴险狡诈手段，篡夺苏联党政大权，这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政变，是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变。

在斯大林逝世后第九天，赫鲁晓夫立即迫使继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书记的马林科夫辞去苏共中央书记一职，并成立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书记处。同年九月，赫鲁晓夫进一步窃据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一九五五年二月又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布尔加宁继任。

一九五六年苏共举行“二十大”，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排挤了“十九大”选出的百分之四十七的中央委员，塞进了大批赫鲁晓夫集团的亲信。勃列日涅夫被提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在赫鲁晓夫一伙操纵下作出了所谓“关于揭发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指责他们“正当党在实现‘二十大’决议时出来反对党的路线”，决定取消他们三人和谢皮洛夫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资格。七月，又解除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副主席。

一九五八年三月，赫鲁晓夫一伙又把所谓参加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布尔加宁解除了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赫鲁晓夫继任。赫鲁晓夫开始独揽苏联党政大权。九月，布尔加宁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资格也被取消。

一九六〇年五月，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被提升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上抛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赫鲁晓夫还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幌子下，作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背叛马列主义、推行修正主义开辟道路。

一九六一年召开苏共“二十二大”，苏修集团把“二十大”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完整体系。大会通过了修正主义的《苏共纲领》（第三个党纲）。大会再次公开地、猖狂地攻击和全面否定斯大林，并从列宁——斯大林陵墓中搬走和焚毁了斯大林的遗体。大会还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这次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中，“十九大”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百分之二十二当选。斯大林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绝大部分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机构。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主席团委员职务，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次日，最高苏维埃解除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任命柯西金接任。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波德戈尔内接替米高扬，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

共新领导，是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实质上是赫鲁晓夫反革命政变的继续。

一九六六年举行苏共“二十三大”。勃列日涅夫在这次大会上说，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大会着重讨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制”问题。这说明了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完成着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从复辟资本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的演变。

（摘自《各国概况》）

苏联阶级分化加剧 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在今天的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复辟，阶级分化加剧，贫富悬殊的鸿沟越来越深。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形成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贪婪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工农群众遭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困苦。苏联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剥削阶级。他们操纵着党政大权和生产资料，榨取高额利润，享受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和各种津贴，占有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但是，这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从苏联报刊发表的材料来看，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敲诈勒索已成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这些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弊病泛滥成风。这些苏联报刊自己透露，从中央到地方，在工业、农业、商业和文教等各领域里，“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的负责人”、“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人”，“同一的企图就是怎样能赚得更多”和“靠损害人民的利益而轻易牟取暴利”。有些人还“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不少人“很短时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尽管这些报道远远不能反映苏联阶级分化的全貌，但也多少暴露了某些真实情况，对

于苏修牌号的“社会主义”是无情的讽刺。请看以下几个例子。

在格鲁吉亚地方工业部里“发现了近几年偷盗数百万卢布的大盗窃案……党和经济领导人受黑市商人支配，并成了他们的忠顺奴仆”。“在轻工业部、地方工业部、食品工业部、居民生活供应部等一系列部门发现了大量盗窃物资、贪污勒索事件。”

阿塞拜疆“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企业，运输业，农业，商业以及生活服务部门都存在着盗窃和滥用职权的现象”。

南奥塞梯州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等，将拨给州里的“相当稀缺的建筑材料”“在居民中变卖”进行盘剥或转给私人使用，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已通过这种办法出售了百分之四十的木材，百分之二十八的水泥，百分之十九的板岩和百分之四十八的胶合板。”
黑海沿岸地区的土地，“宅旁园地、住房和别墅，变成了猖狂进行投机倒把的目标”，参与这种“牟取暴利和获得更多物质财富的人当中”有“党、苏维埃、农业和行政管理机关的领导人”，市军事委员和警察局局长，区审判员和总建筑师，农庄主席和农场场长等。

巴库的格奥克柴果汁厂的经理伙同总会计和生产主任等，伪造采购和运输水果的单据，不用水果，而用自来水、沙糖加柠檬酸冒充“果汁”，“三年内就贪污近一百万卢布”，这个经理在银行里有着大量的私人存款。

第比利斯合成纤维厂的领导人同私商集团勾结，利用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建立一个“地下工厂”，秘密生产各种畅销品

到黑市推销，“很短时期内”就捞到一百七十万卢布，装进自己的腰包。

莫斯科一个有色金属铸件厂的经理伙同总会计，经常采用谎报的“应急措施”来“完成”计划，仅一个季度就骗取“物质奖励”一万八千二百卢布。

梁赞市附近的扎哈罗夫斯卡娅养鸡厂的负责人同商店互相串通，把本来是精选的上等母鸡在提货单上写成是等外的瘦鸡，实际上却按最高价格出售，仅这一项就巧取四万多卢布。他们还把大量的鸡蛋在账本上列为“自然耗损”，实际上却拿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以饱私囊。人们称之为“母鸡能够生出金蛋来”。

列宁格勒的国际旅行社社长同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偷盗了六万卢布的东西，其中，还包括许多外国旅客的财物。

许多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则搞招生受贿、勒索，卖考题，卖论文，卖毕业证件，等等。“对居民的医疗服务方面，也存在着贪污、受贿和敲诈勒索。”

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的贪污盗窃活动实际上是受到司法机关人员的纵容和庇护的。他们串通一气，合伙分赃，许多检查人员“成了盗窃犯的通风报信人员”。“在卡斯皮区的工业联合企业里，当地方工业部的检查员开始进行调查之后的一个月里，就发现又缺少了为数达三万四千卢布的商品材料。”

苏联的资产阶级肆意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分子热衷于展开“活动能力竞赛——看谁能建造一所十分新颖的好房子”。“许多房屋建造者，特别是那些身居负责岗位的人，还利用职权，把各种建筑材料、机械、运输工具，以及所属企业和机关的工人派去建造这些房屋和别墅。”